

辛酉端易後五日



簪韶舞物

小叔宗濤署



箸超叢刊總目

卷一 文集

卷二 詩集

卷三 詞集

卷四 聽兩樓隨筆

卷五 聽兩樓詩話

卷六 聽兩樓日記

卷七 說集

卷八 遊戲集

箸超叢刊 總目

箸超叢刊卷之一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訂

文集

金錢罪惡論

記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史曰。利之於人甚矣哉。利之云者。包義甚廣。土地珍寶。珠玉犬馬。累千盈萬。何。在。非。利。金。錢。特。其。一。端。耳。自。歐。米。學。說。駸。駸。東。漸。而。金。錢。主。義。四。字。遂。爲。言。論。家。之。口。頭。禪。余。成。性。揮。霍。從。而。附。和。者。久。矣。雖。然。人。於。天。地。必。有。生。計。謀。生。不。遂。遑。問。其。他。金。錢。者。人。身。之。必。要。也。既。爲。人。身。之。必。要。即。當。尊。奉。其。主。義。胡。高。潔。者。又。輕。之。污。之。鄙。之。夷。之。指。爲。不。齒。之。主。義。歟。思。索。既。久。險。象。環。呈。作。金。錢。罪。惡。論。

今天下競言金錢矣。上之人食其職權。月俸豐至數萬金。下之人食其生計。爲斗米折腰者比比。而行路之乞。無論也。或苦。或樂。殊途。或勞。或逸。異境。泰者鐘鼎食。趾高氣揚。瘠者操心慮朝。夕兩兩相較。判若霄壤。金錢之人情。固如是耶。雖然。金錢之所在地。一人生之住處也。金錢之活動機關。一人生之作爲也。兒童甫解事。猶以金錢要父母。方外人無與世事者。且倡點金之術矣。兩大之中。塊然而生。人身不能麗於

合座亦贊爲美才。倒屣迎入訂詩盟。至老死。然則世之詩人。必如華伯者而後。可以狂苟無華伯之才。而有華伯之狂者。是非詩人也。亦屁人而已矣。質之老行家。以余言爲然否。

山則行樵。水則行漁。歌嘯終身。自有天地。一二騷士。借得芳鄰。如許便爾出雅入風。此亦飛來之詩境也。烟丈胡元鼎枚臣前輩。著有賀家池打魚謠十二章。趣味雋永。余至今猶愛誦之。詩曰。桃花渡口柳津邊。滿郭煙霞新霽天。笑絕作家無長物。生涯全寄打漁船。西村深處是儂家。白板雙扉碧柳花。款乃一聲人去也。跨湖橋畔夕陽斜。賀家池南十里煙。賀家池北半桑田。漁兄漁弟快曬網。怕煞黃梅久雨天。門外荷開分外紅。納涼人約小橋東。黃粱飯熟更初定。短笛無腔明月中。一寸漁鈎一丈竿。一輪紅日下前灘。扁舟撐入溪深處。不爲還秦避暑殘。晚風聽喚賣魚頻。搖出孤舟鑑水濱。酒價怕昂魚價賤。古柯橋買十洲春。楓葉蕭蕭又此年。妻孥補網蓼灘前。詩篇不換蘆花被。釣罷歸來好醉眠。三山山前白鷺飛。三山山後鱸魚肥。大家相約睡不得。夜半放船菱湖西。采菱艇子南湖邊。采蓮艇子西湖前。阿家生長在漁戶。風雨孤燈對蓼眠。一竿劃破玻璃色。鰓旁時見鷗出沒。板橋茅店寂無人。孤篷睡起滿江月。風斜雨細鏡湖塘。漫向寒江弔雪忙。簪笠簑衣捨不得。年來生意好。平章蟋蟀堂。開介壽觴。常禧門外正斜陽。巡簷人索梅花笑。入座酒斟竹葉香。烟丈著詩甚富。邑之人視其題咏。若拱璧。惜伯道無兒。遺稿悉數散失。今余所見者。僅東鱗西瓜耳。可勝浩歎哉。

結果恆爲強者所攫得。於是懦者不甘自弱而機械變詐之心亦層層以起。無罪無惡之世界竟變作一團邪氣矣。時曰誨邪其罪惡一也。赤子之性簡渾純厚。虺蛇不能螫。厲獸不能搏。自幼而少而強壯。交際漸繁。受物欲之撞擊。而本性遂以汨沒。風搖則葉落。物撓則水濁。理有然也。人非下愚各有保持天良之見。至於性不能勝欲。其心中遂存一種恍惚之景象。此恍惚心卽向膽邊生之惡心也。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理戰欲戰。性勝欲勝之說。學者又多能言之。而金錢之勢。餓卒無可遏。制者蓋性與欲不並立。欲念一起。而其本性固已迷矣。是故欲保持天良。必先犧牲金錢。主義不能犧牲金錢。主義而競競以保良爲急務。是何異客盜而檢藏引仇以調藥也。時曰伐性其罪惡二也。金錢恆爲強有力者所利用。此強有力者視金錢如生佛。然欲有所謀則就之。夫不肖之徒言辯行堅。冀得有所一逞。然使金錢不爲所撓。則其慾壑終有斷絕之時。無論爲竊盜前者破獲。後來知戒矣。况乎生計問題至不可缺。謀久而不逞。未必不思反正也。自有此利用金錢者。出而一般刁狡者有門戶之可叩。羣起而鑽營之。於是賄賂賣黨。羽袞衮死士之活劇。重重出現於世界。金錢不過養成一人之奸。一奸人以金錢養成通國之奸。滿天下盡金錢。卽滿天下盡奸徒矣。要而言之。此養奸之政策。無金錢固不得發展也。時曰養奸其罪惡三也。世有以金錢賣爵。以金錢鬻罪者矣。然所謂法者。至不易之名詞。金錢之勢力雖狂。對於國法亦將色然而却步。記者不惜倡一新言論。以屈金錢者。非莫須有之周內也。國人犯罪。照例懲治。殺人者當坐彰。

彰明矣。然何以大殺人案（指宋案）久懸未決。主犯抗傳不到。亦已耳。且誣法律上之手續。爲不正當之行。爲而司法者。則絕不置喙焉。此非法理之恕人實金錢之制人也。金錢制人而國法遂以不伸。是金錢不特賣人。且可以賣法矣。金錢愈強。則法律愈弱。此後之中國法治云乎。哉。謂之曰無法國。可謂之曰金錢國。亦無不可。時曰奴法。其罪惡四也。人生於世。彼我相安。無所謂嫌隙也。自欲與欲爭。有優勝者。有劣敗者。初而慚繼而忌。而彼我之嫌隙成矣。語有之。錢財無知己。卽此之謂也。不特此也。至親莫逾於骨肉。而父母不子。貧賤至愛。莫逾於牀第。而夫妻猶曰米鹽外至朋友之間。酒肉徵逐。更無論已。是故甲與乙相交。無金錢之交際。則白首不相惡。家庭之間。衣食美則室內無訴諍聲。以是知人情雖厚。而金錢能根本推翻之。是故金錢者。離間之毒料也。彼大奸竊國。以金錢爲招徠者。自謂立於不敗之地點。然而報酬之數。或有多寡。且將投狀自首。以反噬主人。吾得而斷之。利用金錢者。必無良好之結果也。時曰引嫌其罪惡五也。金錢者。通俗所視爲至寶者也。世態炎涼。本無一定之標準。以金錢之聚散爲依歸耳。窮無以自立。則路鬼擲。揄腰纏十萬貫。則趨承者踵至。而其人亦趾高氣揚。有不可一世之概。所謂富貴驕人也。金錢聚而驕。心生金錢愈聚而驕。心愈熾。天下不皆窮措大驕者與驕者遇。而金錢之流禍。遂釀成一場之劇戰矣。古人有言。傲不可長。長傲則爭起。此特就心理上言之。而况紫紫黃白物。固足以誇耀於當時乎。是故人生於世。其根性無所謂傲也。傲原於勢力。勢力原於金錢。金錢不喜寡。欲人又必與傲者相。

依爲性命。而世界之人心。遂日趨於傲之一點。誣人。燬人。不堪過問矣。時曰。長傲其罪。惡六也。夫人生之結果。或聖或狂。或良或惡。蓋棺論定。各各不同。然當其年富力強。同受平坦之氣。讀英雄之史。則曰。我亦猶人。慕義俠之風。則曰。吾爲其繼。雖信口欺世。無實際之工夫。亦可知其志之不弱也。問世而後。或瞬時得志。則流於昏惰。或有志未逮。則轉爲消極。吾嘗見社會上。或商。或士。或尊。或多金。則傲父凌師。不數年後。一蹶不振。或少年盛氣。不自韜晦。蹉跌之乘。轉而棄世。金錢之一出一納。其影響固若是也。此其小者耳。甚至柱石之才。以萬鍾而自抑。棟樑之器。與野老以終身。或詡知幾。或詡安命。要亦生來之志氣。受金錢之裁制而已。時曰。錮志其罪。惡七也。精神之於人身也。如燈之有膏。然膏盡。則燈滅。精涸。則身斃。此一一定之理也。然精神爲人身上之生產物。相消相長。非有絕大之損失。必無竭涸之虞。此絕大之損失。維何。卽金錢之估計是耳。金錢。儻來之物也。既有儻來。必有儻去。非隨時防範之。恆轉入於他人之手。故有金錢而精神勞。金錢愈多。而精神愈勞。人有恆言。工估計者多。尪弱富家之子多。不壽卽是理也。其有以金錢爲尤物。望而却走。或利用金錢以稱快一時者。亦且養成一種驚疑驚喜之狀態。惴惴不能自主。文子曰。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書曰。作僞心勞日拙。間接之影響。猶若是利害。而况直接受其吸引者歟。時曰。涸精其罪。惡八也。風俗之繁費。由於人心之浮夸。人心之浮夸。由於金錢之流利。不見夫窮鄉僻壤乎。男則躬耕作女。則手井臼。粗布糲食。各安其居。忸忸有太古風焉。大而市郡。又大而至於都會金。

錢之機關漸漸活動而誇多鬬靡之習俗遂日趨於澆漓富者衣文繡而窮者亦不甘粗布豪者茹珍錯而陵者亦不甘糲食體態可數也金錢不可攬也豔羨者久之金錢心濃而名譽心遂日以薄弱強男爲盜強女爲娼金錢逼之也其弱者則互相朋比爲地方之蠹金錢逼之也謂予不信試問今日之爲盜爲娼爲流氓者果有撙衣節食爲子孫計者乎亦曰詐得金錢以遂其氣體主義而已均產之說既未能實行良民日希惡民日夥則金錢之爲禍殆未有艾也時曰夸俗其罪惡九也疑不自興也金錢實興之金錢易爲而興疑則以與金錢相睚比者多形迹可疑之人也甲乙相交無不可告人之事也有借貸之舉動則行爲涉於鬼祟矣殺一人償一命無節外生枝之犯人也也有金錢之關係而案內遂有嫌疑犯矣金錢不能言無可告發也而偵察竊盜者又皆以贓物爲線索蓋金錢之來也恆能改人之常度常度一改卽予人以可疑之隙矣大盜得賊受賄得金此已遂其主義者以得意而滋人之疑其或謀而未遂則快不可終日又以失意而滋人之疑矣世有視金錢爲祕密之作用者其謀之敗露可尅日待也時曰滋疑其罪惡十也金錢喜聚而不喜散依附壘斷而不依附勞働愈勞働則金錢愈不易得然一國之中統人口計之勞働者約千之九百九十九而壘斷金錢者僅得千之一此一一人以詭謀祕計指揮此多數之勞働者勞働者且疲於奔命焉蓋金錢之權愈集則愈尊愈尊則指揮力愈大而勞働者之心亦愈搖能以其權操縱多數人之生計卽能以其權墮敗多數人之生計殆至其權不能鞏固時而此千九百九十

九之勞勩者固已受一人輩斷之累矣。歐米之善治經濟者多以財產之分配不均引爲世界人類之缺憾甚矣。哉金錢之集權此又其罪惡也。且國家之成立也不能無建設。既有建設更不能無消耗。此消耗之數目視建設問題之廣狹以爲比例。卽視國家土地之大小以爲比例。其國大者建設愈廣而消耗亦愈費甚或支出支入贏餘無多一受大創後難爲繼於是吸受外債以爲暫時之挹注此外債就緒於國家建設無分毫之減縮而反添一大宗之利息分配建設又屬不敷勢不得不按年登記數年而後匯集總數一批之債息竟滾作第二批之巨債矣。卽令無國際之釁不加追索國本已在不支而況乎瓜分之野心又勃勃發也是故中國不亡亦已耳。藉曰亡焉金錢盜之焉此又其罪惡也。

如上所言金錢者具萬能之力量者也。金錢之罪惡亦萬能之罪惡也。此萬能之罪惡原於分配之不均。於是有壟斷金錢者而國中之生計以室有利用金錢者而民間之詐道以開推而至於法可賣焉國可盜焉金錢不能自主而主於金錢者恆以金錢爲邪而狎之而中國遂無復有正當之人道矣。而中國遂無復有豐遂之民生矣。烏乎金錢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術以行吾嘗從而探索之機械發明而後生產之增加或十倍或二十倍或至於百倍。羅白德阿安有言謂『五十年前以六十萬人勞力之生產品今僅須二千五百人』由是以觀物產日增卽金錢日充而服役於金錢者卽可因生產之增加以減縮勞働之時間而免生計之困難。吾民何幸而生於二十世紀中享此絕大之文明幸福乎。然而金錢之入數

雖增勞働之時間則依然如故也。生計之困難則依然如故也。此無他則以產生金錢之機關不爲勞働者所有而爲少數之徒手坐食者所壟斷也。

吾聞之於古『滿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二語直抉千古社會之弊病而金錢之爲鬼爲蜮亦根乎其間。夫金錢之產生本係勞働之結果曷爲而勞働者反無消費之權利也。蓋勞働者恆不能得土地物品以爲產生金錢之機關不過抱定衣食住主義故不得不犧牲一切利益以支持其不幸之生命不然又烏能以多數之自由身體而供少數之尊嚴體能也。雖然生產之機關人類之必要者不幸而爲少數之徒手坐食人所壟斷以蹂躪多數勞働者之幸福此勞働界中明知其產生金錢機關有左右人類生活之能力亦嘗勤勉節儉以求金錢之蓄積然卒不幸而消耗於衣食住三者之中以是知金錢之作用喜僥倖而不喜穩健喜狡智而不喜樸實喜貪慾而不喜廉潔喜欺詐強迫而不喜安分知命勞働之狀態與金錢之作用實相背而馳宜其所謀之不遂也彼徒手坐食者操縱奇計游刃有餘而金錢且日以積矣。善哉普爾屯之言曰『財產者強盜之結果』信金石之論也不特此也飽煖則思淫慾少數之徒手坐食者以金錢而演出種種活劇矣飢寒則起盜心多數之勞働者又以金錢而演出種種之活劇矣國家大蠹莫甚於此是非廢滅徒手坐食之階級以產生金錢之機關公之於社會吾恐金錢之亡國其當然事也。

●梅骨龕詩鈔序

梅山距越城凡七里。居鑑湖之東。環田曲水。如載舟然。上則竹木葱蘢。石拳拳綴鮮。苦如梅。春綠秋蒼。漁者樵者。恆問答以爲樂。山之腰有古剎。相傳爲漢梅福捨宅之所。寺宇宏敞。檀施者甚衆。乾嘉之間。去寺三里。有丁姓者。以權臣和珅力得篆山東鹽政者九年。滿載歸。出三千金重修之。丹青金碧。歷百祀不稍衰。太平之役。寺僧相率引難去。流亡既集。宰寺政者爲太原籍人。因以山西和尚呼之。苦心規復。不十年盡復其舊觀。至今佛弟子界中尤諍諍道。其志愿也。僧好吟詠。往來多一時名士。而與李純客孫彥清諸前輩猶酌飲報句以爲常。或謂僧於道光某年舉孝廉。以厭世而逃禪者。其詳不可得聞。顧能文善詩。則爲名士後者猶能一一道之。余於是知山川鍾毓之說爲不誣也。山之景秀以久。歷四時殆無不春。寺之屋清且幽。無裙屐輩至所得而交者。僅蒼石碧蘚。至於招朋輩二三尋章摘句。則鳥語篁韻。渺渺逼人。來卽不能詩者。亦闖入於推敲之一府。所謂真正之詩境。殆莫此若也。每當溽暑。騁人昂頭無天外時。余必檢帳。梅賃寺屋居者二月。或三月。所以尋詩味也。某年夏。余夜坐山竹間。苦索句不得。住持募舟以小本來。且曰。此吾師之佚墨。問之同道者。則云非寺僧所貴。而書面之五字乃城西李純客所題。若甚寶貴也。者。余受而讀之。篇什無多。僅一百二十餘章。然其所以折服名士者。則能是是亦足矣。余竊怪八指頭陀以交游樊山梅龕。恪士得詩名。而山西和尚則李純客最愛之。純客固樊山輩之詩師也。而山西和尚竟

心上帝臨伊碑文古樣可誦殊不減於嶧山碑也

世傳清乾隆爲海寧某相國之子雍正帝僞言已亦生子而易之者其後三下江南卽水源木本之意其說吾甚信之最妙者元時亦有易傳之說則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是也符臺外集云宋幼主北遷降封瀛國公一夕元世祖夢金龍舒爪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公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事獲免而庚申外史中又載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地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朝五更舍下生一子耳明宗大喜因求其子并其母歸而元史順帝本紀亦有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之文其年月日固符合也余應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國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壁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等句其言與外史雖有參錯至爲瀛國子則已無疑義楊鐵崖謂太宗之德至矣帝業不傳子而傳弟而末孫卒承大統既爲元滅而瀛國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

歲在壬子。時惟炎暑。赤日當午。清風不來。搖羽扇。其奚辭。買苑冰而未得。消夏無計。徒喚奈何。夫鑿冰爲山。客皆挾纊。背水爲榭。人盡浮瓜。未修幾生。自慚儒素。迺者樹舍風兮。葉葉心避。日兮。房房惟我。有天。卽身。造境。此中雖暑。不減清秋。熾炭爲銷。明光可吐。凡斯韻事。舍予奚屬。於是聯琴侶。登高樓。行歌互答。俯仰身世。未臥蠶絲之榻。恍挹龍皮之扇。文心半點。擬招涼之珠。孤簫一聲。答送風之響。寒露之臺。高築松風之石。平砌歌韻。欲寂盈觴。勸吟肩。覺冷日光如沐。蓋飛鳥知倦。相約歸來。漁父出征。不問明。沒林烟四起。相與撒降。清興交作。因而聯吟。俗外相期。畫克已之侶。座上已滿。無白丁之賓。目不成瞬。詩已竟。幅方之角。自龍解句。賦陳思汗若珠。連詞題。伯玉蓋有多也。嗟乎。身世之樂。旦夕之娛。設非尋常。必多感觸。蓋今人不能喻古人之樂。明日不復存今日之歡。人生幾何。及時行樂。以炎溽之日。獲清爽之游。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其僅也。詩凡若干首。時陰曆六月十二日。同游者爲錢塘汪廣志。石門劉崇。南陵張景康。海寧胡歡。同邑陳大本。沈尙銘。

●歲除小讌序

予寓滬有年矣。賤文士之不馴。政客之無恥也。皆重足不與交。凡平日所往來者。大率月食無十金。年享五十餘布袍。寬袖以一錢市人力車爲奢者。自維本縉紳子。美衣豐食。二十餘載。今雖家世衰落。而胎成之傲氣。猶未汰盡。胡局局焉。而與此老朽者相周旋。蓋深裨立已。相得彌彰也。前年冬十一月。余自遼東

已不可辨。識蓋天色漸昏黑也。既回莊，詢之旅主人，主人告予曰：「此有明義士之塚也。不諗何年代何姓名相傳。義士在生之日，開張旅舍生涯，頗不惡。東西南北萬商雲集，客之投止者，晨夕如穿梭。一日有一客匆匆出門去，掃其臥榻於塵埃中，得布縛一囊，啓視之，貯白金五百。義士自忖曰：『是必行客之所遺也。吾其祕藏之，以待其來索。』並檢布囊之記號及白金整數一一登記之。人莫之知也。越年餘，有客蒞止，入夜作暗泣。義士怪而問之，客曰：『我某省之布商夥也。客歲將闌，倉卒之間，擁三千金馳回鄉里，比及點交主人，則失其五百。主人怒我不慎，自思無以對，願變產以償之。不足，則質其妻孥。又不足，願效力五載。主人素信我，亦憐而允之。今歲又將闌矣，回憶往事，此余之所以悲也。』義士曰：『銀有囊否？』客曰：『有。』有記號否？客曰：『有。』銀數若干？客曰：『五百。』曰：『是整是零？』客曰：『整。』寶一枚。義士聞至此，笑容謂客曰：『然則客毋悲，故物猶在也。待予將來請客驗收之。』客見囊金如故，驚詫不已。意若曰：『天下安有此拾金不昧者？』載欣載拜，願以半數爲壽。義士曰：『客所爲是污我也。』乃拜謝而去。去數日，其主人偕來，願結識。義士曰：『我閱人多矣，從未見有寒儉士而五百金不足以動其心者。願兄事義士，請言所欲焉。』義士笑曰：『予年老無兒，多金何爲？縱天意富我，且願却之。足下幸毋善爲我也。』商主曰：『敬聞命矣。遂拜辭。』遍覓女子溫厚端莊者，以重價鬻之，載以贈義士。且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區區非敢言報，將以綿善人之後也。』義士之妻亦諄諄勸留義士不得已，乃納之。連舉丈夫子七旬，而有八男俱敏於誦讀，先後登進士。義士夫婦蓋猶及親見之。

幕之開。金身十丈。然腐儒陋俗。蜚語中傷之。或誣爲破家。或指爲虧行。而力矯流弊之女子。又皆岸行一世。不校是非。悠悠之口。橫阻前途。甚非女界之福也。余默察其機。欲少據聞見以爲保障。然意識枯窘。涉覽無多。每一握管。輒兢兢不成書。惟以一孔之見。傳述故友。冀有獵余一得以盡斯責者。筆不生花。言非經世。良自慙也。海虞徐君天嘯。爲余文字交。秉性沈默。不喜爲預言。一日袖出女子新史。余拜讀一過。呼絕妙者再。是書編輯之大旨。與余意見殆相若。而注重女子事業。則尤余之所脫略者。余蓄志久矣。逢人輒自道。經六七年。未能成一字。而徐君手纂成冊。不聞洩一字於余前。訥於言而敏於行。余佩徐君。余滋自愧矣。至其收羅之宏富。體例之精嚴。若者發揚。若者啓導。是女界之圖書府。亦女界之過渡筏也。兵燹不磨。金石可壽。於其梓行之日。爲誌數語於端。時民國二年四月。

●蔽廬日月自序

蔽廬者。先君子所經營。爲余兄弟就師之室焉。余年十二。甫能句讀。先君子卽授以累記學。且曰。過人見更人仰。若善若惡。一一筆於書。毋自諱。足以資一生之攷鏡焉。余既奉是命。乃於是秋始。爲晴雨之記。先君子又必時時檢閱。以驗余之誠僞。余故奉行之。而未敢自欺。越十年冬。鄰人翫於火。余方酣睡。蔽廬爲祝融所驅。倉皇驚走。身外無長物。一瞬息間。蔽廬爲焦土。廬之內。書籍什器。爲灰燼。蓋十年來之日記冊。亦付之一炬矣。先君子雅愛是廬。緣其故址。糾工匠興土木。不三月而告成。謂余曰。十年來之晴雨錄。猶

如灰。又性成而未可悛也。今僅十齡耳。再閱十年。有不爲窶人子乎。

會稽刑錢。爲他方所不及。而紹興師爺之魔力。遂足以顛倒官僚。其實呈詳報略。亦猶是人其勢力。至於如此者。乃汲引爲之。譬之一人得意。則所親所知悉隸其門下。由一而二。三由二。三而十。數過數十年。舉國之公門。遂無一無紹興人。絕非專門之學也。顧其間亦有一二事可傳者。余戚家章姓。精於摺奏者也。以年老目昏。歸養里第。其門人某。爲浙撫王有齡辦摺奏。當粵軍入境時。王手疏報狀。大略謂匪勢如何猖獗。戰守如何進行云云。不期咸豐帝妙想天開。密旨慰問。有全省存亡該撫臣能否早有把握之語。旨到之日。王撫無所措手足。令幕友具稿數易。不得當。其章姓之門人。懇於王撫曰。以予見。惟吾師能草此稿。以贊行。何如。王撫曰。善。令其星夜行之。越師大驚。謂之曰。現在軍書倉卒。子胡得來此。敢有別故乎。某乃語以故。章幕曰。余老矣。屬稿事大難。子如有已成者。予當爲子筆削之。某乃以其未定草就正之。章幕曰。誠無一當如通體易稿者。又費時日。以予見。無論何人手筆。只要增入八字。便絕無而僅有矣。某請何字。章幕曰。城在臣在。臣在城在。八字也。王撫爲之歎服。卒以殉難。完其節。此其識大體者也。會稽潘子珍。以幕世其家。據言傳至己身。已九代矣。越人恆謂刀筆之業。歷祚必不久。至有礙於論親者。潘氏何幸。而若此。余嘗詰子珍。君先世必有大功德者。子珍曰。余高祖行璋。公乾隆時入和坤幕。時和攬權。怙勢公亟諫之。和卒不悟。以致於敗。晚年以老歸。立遺囑。教子孫云。兵可定國。亦可亂國。藥能生人。亦

無所表見。縱不爲廢物。不爲涼血。而以大好身軀爲消化米粒之機。則子亦當點首認也。予命何辜。不弔昊天。旣無父母。遠離兄弟。世之氣居體養。衣錦食美。擁嬌妻。美妾。攜愛子。寵女者。猶得時時聆嚴慈之訓。勉以扶植前途。而予行年二十。更不得一領天倫之樂趣。意者來生。前生。本確有其說。予縱無所孽於忽忽二十年中。而此二十年中之况味。固蒼蒼者將責其報歟。不然。人胡秦而予胡。否他人之父母壽胡高。而予之父母壽胡促也。予母死。予尙不知哭。予父死。予且不知悲。今粗衣糲食。未卜家室。而予之不知痛楚。悠悠然隨遇以安。則猶是父母未死時也。將以此終老乎。未來之境遇。余旣不得而知之。且父母鍾愛予。予雖不得承父母訓。勉於堂前。而猶得累父母憂思於地下。固大不可也。予念及此。予願自誓。自誓若何。自今日始。予之行己與紀元爲更始。

●送沈生北上序

沈生從余游者二年。相與道古今事。恆能得起予之益。予亦不以後生視也。歲乙巳。錄於彙。欲予介入高等校。以研究新近學說。余甚偉其志。然卒以嚴命不果行。噫。沈生本膏粱之族。家貲累巨萬。旣無伯叔。終鮮兄弟。乃父之不忍捨之也。固恆情所自有。余獨不解蒼蒼者生此英才。不卽予以經鍊爲世大用。而必舉驕佚寵貴之境遇。以困縛而箝制之。苟不爾。則其造就胡可限量也。逾年。余將有金陵之游。沈生來視余。眉目間多沈鬱。大非昔日軒昂氣。余見而憐之。且慰之曰。英雄舉事。必不能脫離根本。爾毋悻悻於爾。